



(日) 竹添光鴻 箋注

毛

詩

合

箋

肆

鳳凰出版社



(日) 竹添光鴻 箋注

毛

詩

會

箋

肆

鳳凰出版社

毛詩卷第十七

竹添光鴻會箋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毛詩大雅

生民尊祖也。

箋曰是詩周公述始祖后稷誕生之異以及其播種百穀之功而尊美之使後嗣天子不忘大祖之德也

前什贊述文武其義一也

后稷生於姜嫄。

箋曰釋詩之本於先妣也韓村先生曰姜嫄生后稷姜氏之世婚于

周人久矣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箋曰周立廟后稷爲始祖姜嫄特立廟謂之闕宮在大司樂職先

妣而後先祖

故推以配天焉。

箋曰此詩專叙后稷始末以述其功德之隆以見配饗之宜姜嫄璋曰此周公

制作禮樂尊后稷以配天欲成王知配天之故在於世力農事也農事勤而尊祖之道得矣篇末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通篇結穴天爲萬世生民粒食而生后稷故未生之前天若降之既生之後天若護之少長時天使之知樹藝爲稷時天使之知嘉種蓋以一人立萬世之命后稷體天之心而曲盡化工之妙民命以立其封郃肇祀以來世世子孫皆體稷之意莫不修農事以奉方社宗廟之祭以爲農事一毫未至便不足以承祖澤而順天心便是罪悔

毛詩會箋

大雅生民

獨抱樓

二 詩 卷 三

之大者、今者有天下、尊祖以配天、而天心克享由此耳、豈徒芳臭之亶時哉、或以此爲后稷配天之樂歌、不知樂歌在思文一章也、姜說是也、蓋祭祀之時、歌之于鬼神者、頌也、施于人而非施于鬼神者、自當爲雅、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

生民如何。

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禩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禩、天子親往、

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郊禩之前、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

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跡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

齊敏也、歆饗介大也、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嫄音原、禋音因、弗音拂、敏密謹反、歆許金反、禩音梅、韉音獨、延文本傳敬下跡

下饗下動下早下、並有也字、于作於、

箋曰、首章言后稷之生有神異、民周民也、絲曰民之初生一義、生后稷卽生周民之始也、降而生商、帝立子生商、亦言生商民也、時是也、姜姓、鄭箋以嫄爲名、疏以嫄爲字、然女子二十笄而字、周禮始然、唐虞時無其制、義蓋取諸本原、故韓詩史記皆作姜原、父之名字尙不可知、則嫄非名字可知、蓋周人

自後製之、謂周家本原之女也、所謂以義起耳、唐虞以上、恐未有此等文字、其爲有邠氏之女亦無徵、邠當以稷爲始封、姜嫄爲帝嚳元妃、見家語、世本、大戴禮、史記諸書、然揆之事理、實有難通、誠如張融所駁、張說見正義、且非直此也、姜嫄果帝嚳元妃、則棄爲嫡子、自應繼嚳而立、何得先立下妃子摯、又立次妃子堯、而終不及棄乎、殷周禘嚳、與虞夏之禘黃帝、同載國語及祭法、黃帝非舜禹之父、則帝嚳洵非契稷之父、后稷當虞世、與益佐禹、則年相先後焉、其生于堯之世也必矣、則后稷祇爲高辛氏之裔可知也、鄭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正義謂鄭信讖緯、以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據左傳說高陽高辛有才子八人、而總之曰、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曰族則旣別族、曰世則非一世、曰以至于中間、明有隔越在、而櫟括之詞、緯雖不足盡信、獨此似近理得實、譙周古史考亦云、棄、帝嚳之胄、其父不著、與史記大戴禮異矣、周官大司樂享先妣、鄭注、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使姜嫄爲帝嚳妃、不得言無所妃、又守祧奄八人、賈疏謂守七廟及姜嫄廟、使姜嫄爲帝嚳妃、不得有嫄廟而無嚳廟、合經文及周禮觀之、則益知以姜嫄爲帝嚳妃者誤也、顧棟高曰、姜嫄決非帝嚳元妃、后稷決非帝嚳之子、如果爲嚳妃、則當皇嗣未育、天子宜齊戒親禱後宮、不得與漢飛燕在屬車豹尾中、已嫌其淫褻、而乃縱婦人遍行郊野、天子漠置不問、有是事乎、即使嫄行、亦當有千乘萬騎清塵蹕道、今以士夫之家、亦有一二輿夫廉從、而至足履

二 三 言 會 箋

大人跡、此乃村姥里媼所爲、而乃以云天子之妃乎、當其無人道而生子、心懷疑懼、亦當祕不令宣、抑或別有處置、而乃寘諸隘巷寒冰、顯暴其事、試問棄者何人、知其神異而收者又何人、曾謂天子而爲此事乎、蓋論語明言禹稷躬稼、稷當起于田野、譙周謂其父微故不著、其說是也、如使稷爲魯子、則姜嫄有聖夫爲元妃、詩人胡爲止稱母、而不稱父、周公親爲子孫、不宜闕遺若此、諸儒不祖鄭者、恒祖毛、毛以履帝武爲從高辛氏、則夫婦禱而生子、何故棄之、此詩但宜從鄭說、巨跡神異之事、後世帝王間多有之、不足爲怪、顧說洵然、如傳說則爲事之正、如鄭說則見事之奇、三章寘隘巷等語、豈非古今奇事、經既奇矣、當以奇者奇之、則不得取毛而舍鄭也、若如傳說、姜嫄之妊、后稷之生、俱屬尋常、而寘隘巷、寘平林、寘寒冰、屢欲寘之死地、古今必無此人情、正義云、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之於人、猶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不知本經履帝武敏二語、卽是異之實據、舍本經而欲別求明證、豈不甚迂、后稷果有異相、如孔子文王、則書傳斷無不言之理、然則后稷之異、其如箋說也無疑、爾雅釋訓、履常武敏、武迹也、敏拇也、亦與箋義同、○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者、維清傳、禋祀也、散文則禋亦祀、對文則禋爲敬、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毛讀弗爲拂、故訓爲去、廣雅、拂去也、易頤、拂經于丘園、釋文、拂子夏傳作弗、是弗拂古字通也、鄭訓爲祓、說文、祓除惡祭也、左傳、僖六年、受其璧而祓之、注、祓、除凶之禮、據此、祓爲除惡、除凶、女子無子、亦凶惡之氣也、故禋祀以祓除之、弗卽祓之借字、周語、祓除其心、注、祓拂也、弗祓同意、故段借、祓拂同音、

故訓祓爲拂、毛鄭一義也、郊禘、月令稱高禘、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禘祀名、高猶尊也、禘猶媒也、高禘之說、始於呂不韋、然未嘗有郊禘之號也、周官戴記百神之祀詳矣、月令而外、別無及高禘之祀者、則或爲秦人創舉之祀、或爲呂氏欲立所未立之祀、皆未可知也、生民玄鳥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祀於郊禘、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郊禘、然謂之郊者、不過謂其兆在郊野、未嘗有配天之說也、然經文本無禘祀之義、列女傳謂姜嫄禋祀、所以求無子、其非禘祀甚明、况月令仲春率后妃嬪御、以弓韉禮高禘、特出於呂覽之述、周制故鄭彼注謂高辛氏之世、玄鳥遺馭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禘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禘、是此祀尙因簡狄而立、其起於後世、不起上古、又甚明、下章言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則姜嫄原爲祈於天可知也、然詩未嘗言郊禘、何以謂祀郊禘乎、凡主人之道、有所至敬、必有爲之相接於其間者、此相接於其間者、不敢以微者近尊也、若先禘則微矣、何敢與天共饗乎、○履帝武敏歆者、履所以踐也、因之凡踐皆曰履、爾雅武跡也、敏拇也、孫炎郭璞竝云、拇迹大指處、稱帝者、自後之辭也、閟宮曰上帝是依、則帝是天帝也、武、曲禮堂上接武、堂下布武之武、歆之言忻也、忻忻然意動之狀也、所介所止者、大福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有子也、倒文耳、○載震載夙者、說文、娠、女妊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今左傳作震、震卽娠之聲、近段借夙謂早敬、亦引申爲肅敬之通稱、大戴記保傳篇、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盧注、太任孕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起惡言、故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也、古者

二 三 言 會 箋

婦人孕子之禮、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誦詩道正事、如是則形容端、心平正、才過人矣、所言正此詩載夙之謂、箋云、夙之言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夙指坐立等事言之、非僅如鄭箋云不復御也、毛傳訓夙爲早、亦指敬言、又朱傳從鄭箋無人道之說、殊非情理、上云載震、是謂祀後始有身、非卽在祀時有身、載夙是有身後不復御、則未有時未嘗戒御明矣、疏又誤爲無夫則尤背誕、世豈有未有夫之處子、而祀神求子者耶、又此詩依流傳俗說、而歌詠之、矜其靈異耳、不當作實說、朱傳采入蘇說、腐甚、又氣化不待母矣、有母而生子、便是形化矣、惡得論氣化、所引張說亦謬、○時維后稷者、風俗通祀典、稷爲五穀之長、故以爲教稼之官、書舜典、帝曰、棄黎民沮飢、汝后稷、史記周本紀、初欲弃之、因名曰弃、是后稷本名棄、稱后稷者、后君也、亦主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引應劭后主也、言爲百穀之君、以主百穀也、猶土神亦稱后土也、時維后稷者、鄭重之詞也、與章首時惟姜嫄意同、鄭箋、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此說非也、詩曰、時惟后稷者、言此所生者、是乃所稱后稷者也、詩豈謂是作后稷之官者耶、若以論稷之舉、則堯已舉之、非待舜舉也、孟子言舜使益使契使禹、而后稷教民稼穡、獨未言使也、周本紀曰、弃爲兒時、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據此知堯已用稷爲大官、非待舜而後用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

不圻不副。無

菑無害。

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圻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

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彌面支反圻勅宅反副孚逼反菑音災延文本傳大

下終下道下並有也字

箋曰生民詩凡言誕者八皆歎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易也三章三誕實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實匍匐大其幼而岐嶷也五章誕后稷之穡大其教稼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章誕我祀大其將祭之事也胡承珙曰此詩次章傳已訓誕爲大而三章誕實之隘巷傳又云誕大毛傳多簡此獨連章重訓者殆以此詩之誕皆由詩人大其事而言與他處爲語辭者不同故必用爾雅誕大之訓而重釋以見義使人知彌月隘巷事之瑣猥而冠以誕者爲其皆可美大此古人詁訓之精意也蓋誕本訓大卽以爲語詞亦必言其事大而後爲此辭也書大誥殷小腆誕敢紀其緒誕鄰胥伐于厥室君奭誕無我責多方誕作民主舊注皆訓誕爲大又王莽擬大誥肆朕誕以爾東征誕竟作大宋張橫渠始以爲發語詞考說文誕詞誕也此謂誕爲詞之大也誕篆與誡誇等相廁誡下云誡誕也誇下云誡也蓋誇誕皆詞之大者爾雅專言其訓說文則詳其意毛詩第明誕爲大訓而詩人

二 三 言 會 箋

當日大其事而有此詞，則固可以意會者耳。胡說是也。今人稱聖節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曰誕日，誕辰，慶誕，皆出于此。彌厥月者，閼宮詩云：彌月不遲，則宜從傳箋謂終十月而生。史記司馬相如傳：彌山跨谷，正義：彌滿也。漢書集注：彌滿也。傳箋訓終終亦滿也。凡人生雖十月而不必足，后稷則終十月之期。大戴禮云：人十月而生，則十月爲人生之期。過期者始曰大期。史記呂不韋傳：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譙周曰：人十月而生，此過二月，故曰大期。則以如其期者爲終期，爲及期矣。史記周本紀云：姜嫄踐大人跡，身動如孕者，及期而生子，正謂及十月之期而生子也。正義以及期爲終，一年讀期爲期年之期，誤矣。○先生如達者，先生首子也。猶說文所謂今俗始生子爲鼻子也。后稷在母腹中十月，與常人無異，婦人分娩首子較難，故言先生。后稷則先生而滑達，言不難也。釋文達他未反。注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蓋毛以達爲滑達，如當讀而左傳隱七年及鄭伯盟，畎如忘，服注如，而也。又莊七年經：夜中星隕如雨。注云：如，而也。莊子人間世：宅而寓于不得已，釋文而崔本作如，皆而如通用之證。釋文引沈重云：毛如字，可見毛正作達。鄭乃改讀爲牽耳。今以他詩毛傳證之，載芟驛驛其達，傳云：達射也。正義云：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爲射。商頌撻彼殷武，傳云：撻，疾也。釋文引韓詩撻作達，曰：射，曰疾，義皆相近。說文：泰，滑也。滑，利也。生民之達，當與泰同。鄭以達爲牽之假借，故曰：羊子，說文：牽，小羊也。鄭意蓋謂凡嬰兒在母腹中，皆有皮以裹之，俗所謂胞衣也。生時其衣先破，兒體即生，是生之常。惟獸類之生，胞仍完具，墮地而後母爲破之，而羊之生最易，故言如達。今讀如爲而，則小

羊之說可以不辨矣○不坼不副無菑無害者坼副皆裂也猶甲坼之坼副
辜之副通副見周禮及月令又曲禮上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注副析也傳
所謂橫逆人道者謂橫生逆生於產門之中耳人之生皆頭先出對橫逆而
言謂之順生偶有手先出者謂之橫生足先出者謂之逆生故曰橫逆人道
也手出足出則有難產而死者所謂菑害也其坼副者或因橫逆或不因橫
逆而胞胎壯大以致坼副其產門者也晉語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濬于豕牢
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亦周人所靈異而傳道也顧鎮謂羊連
胞而下詩以如達爲比坼副菑害皆主稷言非言其母使果如顧言則胎胞
混沌不知爲何物况胎兒墮地胞衣經時不破氣息閉塞而死是理之易見
者傳凡人在母云云此語當善會謂人之生自有此種坼副菑害其母非謂
盡人皆然也要之坼副菑害皆從母言古來無所謂胎胞未破之說也○以
赫厥靈者著其靈異也此亦自後之辭也○上帝不寧不康禋祀者寧字安
兼定義康字安兼樂義如上帝居歆寧也如神嗜飲食康也言我所禋祀上
帝惟寧而康之故居然姜嫄生子之易也乃作詩者之辭鄭箋所以易傳者
欲爲棄子張本故耳傳意則以此章皆詩人美大后稷之生有異於人以見
其靈異蓋首章爲全詩總冒其生之神靈已具此中故次章但言其生之易
至三章始言其始棄終養之事是知以赫厥靈云云乃詩人美大后稷之生
而非述姜嫄欲棄之意故傳以不寧不康與他詩言不顯不時不警不盈者
同義疏引馬融云上章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其意正與毛同居然生子者
居有安義居然猶曰安然王肅亦云無疾而生子是也特以是爲禋祀弗無

二 三 言 會 箋

子之應繫之上帝寧康尊而靈言之也鄭以上帝為天帝之氣以不寧為姜嫄心不安一句之中語氣隔斷無此文理又以居為居處然為默然亦割裂不成文義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

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為

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

寒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

實覃實

訐厥聲載路

覃長訐大路大也○寘之鼓反隘於懈反腓符非反覆敷救反呱音孤覃徒南反訐况于反藉在夜反延文本

經牛羊作羊牛傳同傳誕大下寘置下並有也字辟作避下同辟下有也字于作乎所收取之作所收取也冰下長下訐大下並有也字呱呱然而泣作呱呱而泣然焉卷子本傍注云本作呱呱泣然也

箋曰三章申言后稷之屢有神異誕猶曰靈矣故平林寒冰亦曰誕隘狹也鄭風叔于田傳巷里塗也即說文所謂巷里中道也腓脛後肉凡獸之乳其

子大抵臥而以腓撫護之若人抱持之者然故曰腓字之說文字乳也牛羊腓字之蓋猶虎乳子文之類與鳥覆翼之相對成文史記言馬牛過者皆辟不踐非詩義也○會伐平林者會值也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周本紀云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是會伐平林特言適值林中多人不便棄置非謂已爲人收取復奪於人而棄之也傳云爲人所收取失之○鳥覆翼之者謂伏其上翼挾之也鳥之煦離每然傳語非事實也鳥有兩翼中有身以間之今試以左翼覆之右翼必不能藉之右翼覆之左翼亦必不能藉之也必鳥橫臥而後能以兩翼覆藉之是非鳥所能矣經文三寘是由近而遠總之只一棄稷之見棄毛鄭以爲欲顯其奇異史記以爲疑其不祥後儒多從史記然正義已有辨矣夫一棄不已而至再三定是欲驗其靈異不然業已棄之勿問其存亡可矣又不然當牛羊腓字時卽收育之如邳子之於子文可矣何必自隘巷而平林而寒氷屢遷之不憚煩乎但因禋祀生子而墮地不啼故怪而棄之非真棄之直試之也故牛羊腓字會伐平林鳥覆翼之寘者見之也後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寘者聞之也寘者以所見聞告姜嫄乃以爲神遂收養之也○後稷呱矣者呱呱啼聲然單言呱直是啼耳非形容之辭以諧韻之故不言啼而言呱此詩之意在後稷呱矣一句蓋直至鳥去之後後稷始呱然則前此者後稷未嘗呱也凡人之初生無不呱呱而泣後稷則其初生時無啼聲迨棄諸寒氷乃有大鳥翼覆移時如伏卵然稷得鳥伏氣乃呱呱嗶嗶於是收而養之而名之曰棄志異也詩人歌咏其事初不言其棄之之由而於其卒也曰後稷呱矣蓋沒其

二 言 會 箋

文於前而著其義於後也。○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者，葛覃葛之覃兮，傳覃延也，言蔓延而長也，故覃有長義。訏，大也。溱洧洵訏，且樂抑訏，謀定命，傳竝云訏，大也。路，大也。實覃實訏，承上后稷呱矣。下即接言厥聲載路，是知覃訏爲呱聲之長，且大也。載語辭見于詩者不一，覃長訏大而復云載大者，自言厥聲以足上文，不嫌複也。若以爲呱聲滿于道路，則寒冰鳥集之下，原非通衢，且滿路者縱滿邪，橫滿邪，以爲橫滿，則雖九軌之道，凡兒之啼，皆可相聞，不必覃訏之呱。若以爲縱滿，則路之延長，不知紀極，將畫何地，以爲所滿之區限乎？古人雖無意求工於文，而體物精當，必不爲歇後半明半昧之語。倘不言后稷之呱，令路人聞之，而云充滿于道路，此非修辭者之所爲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岐，知意也。嶷，識也。

蓺之荏

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

荏菽，莢也。旆，莢也。旆，莢也。

旆然長大也。役，列也。穰穰，苗好美也。幪幪然茂盛也。瓜瓞，嗶嗶然多實也。○岐，其宜反。疑，魚極反。荏而甚反。旆，蒲貝反。幪，莫孔反。瓞，田節反。嗶，布孔反。知音智。摺本傳長下無大字，延文本傳茂下無盛字，卷子本傍注亦云本無摺本傳無瓜瓞二字。

箋曰：四章言后稷之天性於穡，而其穡齒所殖，即異常人之能焉。匍匐，手足並行也。鄭箋云：能匍匐則岐岐然有所知也。其貌疑疑然有所識別也。爾雅

釋宮二達謂之岐、釋名釋道路二達曰岐旁、物兩爲岐、在邊曰旁、此道竝通
 出、似之也、文選笙賦、光岐儼其借列、注、岐衆管也、以其分別故謂之岐、據此
 則物兩爲岐、以其分別故謂之岐、克岐者、能分別物也、故曰知意、知意之知
 去聲、知意猶云智慧、鄭云、岐岐然意有所知也、此讀知如字、失毛旨、三國志
 鄧哀王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諸葛武侯集、先主遺詔後主、歷
 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皆同、疑史記五帝紀、其德疑疑、索隱、疑疑
 高也、疑从山、故有高義、華嚴經音義上、引字指疑、崩山峯貌、是也、疑有高義、
 人之見識不可卑陋、必以高超者爲尙、克疑者、能高其識見、故曰疑也、後漢
 書桓彬傳、蔡邕等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夙智早成、岐疑也、魏志明帝紀、注、帝
 生四歲而有岐疑之姿、劉放傳、注、太原孫資幼而岐疑、講業大學、博覽傳、記、
 吳志孫和傳、注、和少岐疑、有智意、皆聰穎特達之意、非謂形狀峻茂也、至蔡
 邕橋太尉碑、岐疑而超等總角而軼羣、左思吳都賦、岐疑繼作、老成弈世、則
 但以爲幼稚之通稱耳、以就口食者、就成也、爾雅釋詁、就成也、書大傳、胥與
 就膳、徹、注、就成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餽饗未就、注、未就、未成也、呂覽貴當、
 所以就大務也、注、就成也、食穀也、周禮饌人、共王及后之六食、注、六食、六穀
 之飯、漢書食貨志上、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就訓成、卽下文所謂藝也、口
 食卽下文所謂荏菽禾役麻麥瓜瓠是也、皆所以悅人之口、故謂之口食、言
 大哉、后稷實匍匐時、其知識已不凡、卽善種植以成就人之口食、蓋粒食天
 下之智、已胚胎於此、藝之以下、固是種殖有道、然却無心而化工呈、或曰口
 食、口能咀嚼也、猶言喫飯也、謂去乳哺趣穀食也、此說似可通、然意不與上

二 三 言 會 箋

下緊接、○藝之荏菹、荏菹、旆者、藝樹也、藝之二字、貫下五句、所謂順裝也、
邠風七月在野、四句是倒裝、鄭箋、戎菹、大豆也、大豆卽名菹、小豆別名荅、見
於廣雅、凡經典單稱菹、多指大豆而言、爾雅釋詁、戎王皆訓大、荏卽王也、是
戎荏皆大義、故戎叔荏菹可通稱耳、郭注爾雅云、卽胡豆、胡亦大也、義與戎
荏正同、今惟黃豆最大、戎叔蓋今之黃豆、崔應榴謂、石勒時始改稱黃豆、蓋
避戎胡之名耳、旆、旆、枝葉揚也、猶旗旆、旆、旆、以下五句受口食言之、史記棄
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樹麻菹、麻菹美是也、○禾役稊稊者、禾、指稻黍稷言、豳
詩言禾麻菹麥、孔謂麻與菹麥則無禾稱、故於麻菹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
諸禾是也、役之義與服近、禹貢三百里納秸服、孔傳、稊、稊也、服、稊役、孔解服
與役同義、言服爲稊之役也、是禾稊稱役之證矣、呂氏春秋、得時之麥、服薄
稊而赤色、稊爲禾皮而謂之服、是又服爲稊役之一證矣、凡附於外者謂之
服、如王城在中、五服皆附於外、戍邊謂之役、亦衛外之義、苗長生稊、則衛稊
外而附於稊者、遂謂之服、亦謂之役、蓋稊之衣也、說文、稊、稊也、稊卽穀皮、服
與稊雙聲而義同、役卽服、皆皮也、稊役謂之役、苗役亦謂之役、凡苗實之外
皆役也、故傳以列釋之、列者、稊之省借、說文、稊、黍稊也、又曰、稊、黍稊已治者、
是稊雖黍稊之專稱、說文云、秧、禾若秧、稊也、禾旣稱稊、當亦可稱稊、然則役
列之列爲稊之假借審矣、正義謂役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景
差大招、清馨凍飲、不歡役只、言雖不及飲而皆陳列於前也、是可以證正義
之說、又役之言衛、說文、衛从甞、甞、行、行列也、則列正與役義通、然經上下句
法皆一例、此不容獨異、傳云、稊、稊、苗好美者、生者曰苗、秀者曰禾、別言也、渾

言則苗亦得稱禾。○麻麥幪幪、瓜瓞嗒嗒者、幪幪、茂盛覆地也、嗒嗒、說文兩引作莘莘、蓋本从艸、作嗒者假借字、瓜瓞大小蔓生、甘則可啖、故嗒嗒以實言之、通俗文、草盛曰莘、瓜盛與草盛同義、故亦曰莘莘、此章但言后稷幼時、性好種植、故總舉諸穀、如五穀之外、尙言瓜瓞、總見其無一不善種植、下五章六章曰黃茂、曰嘉種、乃專言黍禾、則其爲農官時事、以黃茂爲民食之主、秬秠等爲祀神之需、故別而詳言之耳、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相助也。

芾厥豐草。種之黃茂。

實方實苞。實種實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

栗。卽有邰家室。

芾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褰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

實栗栗然、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相息亮反、芾音弗、褰徐秀反、穎營井反、邰他來反、延文本傳栗栗然下有也字、姜嫄下無之字、國后稷作封后稷傳耳字、卷子本傍法云本作爾、

箋曰、后稷農官名、提出后稷、已爲后稷之官矣、自此章以下、由明農入得國、由得國人肇祀、蓋周家一代國統祭統、明備于斯、此周禮之本也、自浸種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者、要其成而言之耳、有相之道、言盡人力之助也、是贊化育之意、蓋洪荒之亂、懷襄昏墊、民唯鮮食、則播穀之